



一行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  
有一法曰弧矢圖算弧矢有橫立赤黃白道變  
轉最為活法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  
定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其異於儒生知死數又  
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者也所著弧矢論勾  
股測望論真乃千古不傳之秘而曆家作曆之  
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將約之  
同遊境內山川蔡辭以有算糧事相妨唐子乃  
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槩只

數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每一數亦只記數字  
不移時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成驚嘆  
天下未有若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  
食紙筆催辦騷擾臨時猶有不得真數者至於  
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  
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之身心道德經學  
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經疏者無不  
究覽而三禮春秋尤其留心著有春秋論遊則  
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蕪補東宮昌

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鎰言之內閣失  
唐妹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  
之得為右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  
東井言之內閣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  
散世所指八才子者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  
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其戒予不當着慕止  
予不出醮儀及稱予履蹤的確迄今何可忘也  
俸薄而用不足官閒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  
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

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菴趙浚  
谷上封章請朝 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為  
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  
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  
等不遺餘力因 召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  
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為民再還鄉而  
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  
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參透世情  
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

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棒引苦窮則廉  
所不為粘帶之根固於中棒引之勢搖於外廉  
則躁熱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  
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閒居每以民隱省憂  
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  
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怒目  
蓋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計官戶之  
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區處災傷  
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為七牧民者之上災

率七溢而為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兌運又不  
可減免於是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  
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  
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  
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  
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  
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饋運五萬四千  
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  
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

數漕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  
早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  
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糶之困矣  
此甚有益地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  
居宜興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  
靜居也過岳亭遇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  
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  
則為與遵巖撰乃翁行狀非浪遊也嘗言人用  
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為兵部主事也

予以書讓之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  
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  
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  
矣唐子得書不以為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聽  
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媿護其云不又謝  
政相尋訪於泰山之下遨遊乎蓬島之間亦是  
泛泛套話其意必以為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  
後恐無時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其終是不  
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朝議以勸

真邊垣東自石門寨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  
選補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  
防秋輒稱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  
議將降勅遣一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  
督同鎮巡等官歐陽安馬珮責成總副叅遊守  
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銳分別奇正一切方  
略詳細具奏定奪衆以唐子留心邊務堪以差  
委遂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山海關

巡關御史王漸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  
嶺馬關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  
止凡為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  
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止凡為  
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  
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  
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  
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  
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致維之

端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  
弊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  
土兵誠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  
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  
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  
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  
今乃瑣煥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  
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  
健馬十纒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

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  
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伉壯可用者惟各關塞夜  
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  
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薊在畿服之內百  
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年以後北虜諸  
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為九事上之  
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技  
而選鋒夫練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  
通水運便傳漕亦因時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

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孽及險盤據答在  
人玩兵疲不魯大振兵威協力督剿雖節被當  
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馳驚於彼禍  
本已深急難撲滅况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  
武庶寮亦無決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  
多人情滋玩無以民窮財匱供億維艱本兵題  
請宜特差部臣一員肅將 明命速去經略以  
為安攘之圖查有奉部郎中唐某生長江南久  
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奉 旨查閱薊州兵



馬而關振鎊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  
給勅前往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  
將領并與備有司遵奉 嚴旨先將舟山見屯  
餘孽設策削平中間有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  
共濟時艱者即行叅奏以憑處治及將緊關海  
防處所或選士掄才或增兵易將群策群力並  
集薰收凡百戰守機宜周詳具奏以備 上裁  
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已  
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汛

之防預為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  
切禦海洋而固海岸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  
而足軍需復舊規而鼓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  
則其說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  
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  
淞定海之間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  
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囚闕然一逞則  
兵變之漸矣况憑倭導倭自為倭者可勝計耶  
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

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略如何可以永斷其  
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為身  
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  
猶不勝也况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  
次則更為確論水中首級一槩以十五兩行賞  
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  
劫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  
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真倭首級者雖

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  
之也有問其為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為習氣纏  
繞不使欲障起戒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  
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  
倆見解一切抹殺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  
混成者以為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為  
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  
性上磨煉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  
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

紛出矣唐子以此為文為學宜乎有用於世而  
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匪懈  
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  
之適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  
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  
後有以善其政也非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  
不能承是父唐氏世胄其永昌矣子一鶴徵庠  
生能讀書肖其父女一適白啓京所著荆川集  
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

追念舊誼為之傳曰洪公諱漢字天章別號雲  
广曾祖大隱行甚高祖士中父讓俱贈通議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李氏妻司氏俱贈淑  
人幼入縣庠以講書見稱縣尹張慶政暇每早  
召至後廳講近午方出給之紙數甚多父以貧  
學官家居即鬻紙買酒肉招呼喬朱二致政同  
饗歲不止十餘次巡按於鄉試後即出巡至章  
意將為其鄉人報復蓋其鄉人有先任縣尉者  
衆秀才曾在上司處發其奸而罷其官三日下

學撤籤講書方展書即斥出跪於二門外如是者凡五六人公揣其意在背講因密告長教若舉善講者則以吾名應之已而舉及即至書案前照常禮畢稟講何書巡按厲色曰講中庸纔吐一句即怒曰誰教爾講首章熟易者衆連聲速其跪伏公不少動巡按乃命講八引詩此中庸卒章最難者公先朗誦大經一遍然後貼註詳解有節奏有理致承上起下處更有照應人在堂中聲徹學外譬彼善歌者初慢而悠中急而高末收聲和

終有歸宿巡按大喜謂此生曾入試場否應以入而闕學偶乏科巡按笑曰有是人而不取作解首主司可謂無目矣且對書講書何難如應試亦將携書耶讀書埃時乃儒生分內事顧惡有司之不遂其請也厚誣而力去之本欲有所懲戒有高士在中吾怒無所發矣問有司曾備紙筆無有司對以花紅亦有之俱取來賞此生父得藉此宴客喜不自勝成化戊子鄉試畢放歸待揭曉先一日往公展轉不安寢者終夜父

云吾命合困窮也滿擬今秋中選今不安如此  
必是文有差池耳公言初終兩場俱如意止是  
一論不稱公命一一誦之側半聽左耳聽之聽  
畢顧謂內人作速造酒論雖稍不及平日場中  
安有七十四篇如此者耶據四書經義及五策  
可中二十五名後三十名以前榜出名在二十  
七亦竒中也壬辰第進士丁外艱服闋歲丙申  
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理濟寧閘河值天旱水  
澁權豪往來任其啓閉公嚴立法禁衆懼無敢

肆行者三年考滿階承德郎父母及妻皆得

勅命庚子改司虞衡監稅荊州竹木徵取平恕

商民德之甚深辛丑陞本司署員外郎巡清五

城街道點視九門城垣軍器小心職業朝暮無

違天壇之旁逼近御路秋水泛漲衝一灘廣數

十丈深三丈餘中官有惡之者將以此中之次

日午後駕出同事者急不能為謀公即速集

搭綵匠用杉木為棚鋪以板而覆以土扈從中

官乘其釁而不得問之人而知其事乃服其才

而認其母為母將行禮日公托以有急務他往  
教其母勿答拜中官曰豈真生母耶直受吾拜  
不一舉手是必有使之者追悔無及公以是得  
高名後又監修大慈恩寺工完陞賞乃其故事  
同事者欲援例乞恩公曰以文職修寺不能諫  
止復因之得官豈不貽笑後世衆乃止壬寅六  
年考滿階奉直大夫父母及妻皆得誥命甲辰  
陞都水司郎中 朝議以漕政廢弛簡命風厲  
人員清查公同御史謝文往焉遂條陳十事上

之而糾治貪婪武職選補老幼運軍及處置造  
舟事宜興革一應利弊尤其赫然可稱者也仍  
劾總漕等官弗稱任使者數人後皆更置別用  
漕政為之一新弘治戊申廣西缺右叅政以公  
才望超補之抵任即為兩廣總督軍務秦都御  
史委同陶廉使歐叅將等查勘田州土官不法  
事情并會征古田等處徭糧兼督軍餉所至俱  
有成效而公謀居先壬子閩都御史仍委公與  
陶歐輩再征古田徭糧各領兵馬分為四哨約

傳之六  
同 一日發兵陶欲先期公聞之謂同哨歐參將  
曰即當整頓與俱歐欲守約公斥之曰汝不聽  
吾言若陶兵有失事機吾將効汝矣遂併力進  
攻果獲首級最眾惟馬總兵馬參議一哨失利  
被害麾下士兵盡數奔逃公急遣人追回撫諭  
之衆又告稱絕糧公曰我既在此糧何足憂設  
法水陸並運軍兵萬餘無苦饑者荆竹嶺撞賊  
千餘標掠斷絕行踪公與劉參事適經其處分  
守康參將謂曰當由水路潛行陸路必與賊遇

平係非輕公曰 朝廷設官專為地方今道路  
不通三月矣吾輩若再退避道路何時可通耶  
遂毅然而往賊勢果熾乃遣驍勇數百騎為前  
鋒繼以步兵夾擊之公亦親御戎服鼓舞士氣  
以督其後賊衆登山望見人兵壯盛遁去路不  
復梗矣永福地方有獯屬八百餘人占據民田  
鎮守副將已發兵二千住劄將兩月計無所出  
公因授筭與劉選委洞曉夷情者先行賈文推  
誠招撫仍耀兵揚威以懼之夷皆退散田乃復

總督衙門以其績奏聞蒙上給賞綵段銀牌仍命捕捉前殺總兵叅議賊首解京公詣其地幾半載設伏出奇生擒六十人械送總督軍門發下按察司監候賊穴地迹去不知所之司官俱以罪黜而公以丁母憂廻籍襄事如禮執喪盡哀先是葬父亦如此始終一孝內外咸稱之丙辰補江西叅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在四川善政宜人芳名出衆撫按及兩京科道薦章連上大用不遠而人望攸歸古田徭夷復叛

臺因奏公向在廣西日平賊有功未蒙陞賞乞即特加褒獎以激勵後人欽賜大紅織金雲鶴綵段衣一襲差後軍都督府經歷賚賞戊午陞陝西左布政使不旬日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叅贊軍務公至大同訓練軍馬脩築墩臺措備糧餉撫恤軍民糾治權奸搜剔蠹弊風紀振而邊境肅然非舊日比矣上疏極言便益地方八事而增守備以專責任演神機以期實用置方田以遏胡騎寬任俸以惜逃官尤



為八事中之切要者也荷蒙 恩典錫之三品  
誥命前所謂通議淑人者乃因此得之耳年逢  
荒旱人懷隱憂公遂親製禱文歷數已罪遍詣  
應祀神廟竭誠懇祈不數日大雨沾足士民歌  
頌以為真心感應如此白晝星隕朔方墮地有  
聲援經據史占知外夷內侵又重陽祭旗焚紙  
火墜總兵首衆軍士兢撲滅之是亦不吉之徵  
乃痛加修省嚴整武備復具疏以 聞未幾虜  
果大舉入寇乃設兵待之總兵居中遊擊居左

將居右攻中極力抵却不記是左是右三千  
人無留者其一以三大砲擊之虜不敢前鎮守  
太監及總兵等倚恃中貴及世胄不聽節制方  
略以致失律喪師公遂引咎自歸連劾失事人  
等奉 朝命取公廻京聽用所奏下法司勘問  
得實各抵重罪惟太監改調陝西鎮守公因先  
在工部觸忤司禮監又以邊事論及中官其同  
類愼人忌之朦朧叅作廻籍閑住名色公論大  
為不平有以白仄大書詩句於 朝堂者恐防

內外共勾連閣老何如太監權三處失機三等  
罪一分本事一分錢陳堯重賄翻留職洪漢無  
錢却去官善惡終來還有報好將消息問蒼天  
詩雖出韻不論也都給事中任良弼等御史張  
津等累騰薦剡稱公才猷素著宜同尚書周經  
侍郎許進都御史雍泰起用以盡其長忌者猶  
存竟不之報正德己巳薦如前不報亦復如前  
其在位也世方冀其大有所為以福天下尹恭  
襄每遇章人即問洪天章安在有以見任大

巡撫應之者尹言不久歸矣其能預知人功名  
久近大小事多類此然尹之罷也東方宦京邸  
者連名上章申救各被降謫公獨不畫題亦機  
警有先見者矣庚午二月尚未有恙一日忽召  
子孫至前語之曰爾輩可為我具棺槨製衣衾  
不久將還造化舊物再旬日果遭疾月餘猶自  
櫛沐觀書左右恐其勞倦取去其書即怒復還  
乃喜延至三月十日正冠飭服就榻危坐會大  
風驟起天地黑暗衆方驚懼而公乃告終因宦

寺勢煇方張任邊方巡撫者多逮去罰糧公自以正直憂疑乃至如此生正統六年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次年辛未葬於城西南十五里祖塋曰貴曰貞曰貫曰賢曰贊曰賁其六子之名也一三三五俱庠生四醫學訓術六省祭曰文曰京曰方曰乾曰意乃五孫之名而庠生縣丞則京與方也公性剛才敏貌不踰中人而心雄萬夫自筮仕以至就閒功業行誼海內共推惟是英氣太露機心不免生平以彈劾及勳戚賢

智先士夫未嘗遭一蹶之挫所以後裔衰微而肖子先亡耳嘉靖丙申提學陸鉞纂修山東通志以其素履收入人物志中又從縣申請祀於鄉賢祠嗚呼公生而不能享大祿於朝歿而得永祀於其鄉孰謂上無天道下無公論耶大抵一勝而有兩同名必一盛而一次公是勝有兩洪漢而徽州字朝宗者名位不能及然亦不但壬辰科為然如永樂乙未有兩葉恕宣德庚戌有兩王復正統丙辰兩李春景泰戊辰兩張瑄

而兩劉瑄兩楊宣俱在辛未一科天順丁丑之  
王道成化丙戌之徐霖己丑之鄭宏甲辰之王  
溥其在弘治則癸丑曹瓊丙辰陳言壬戌魯鐸  
正德年辛未王璽辛巳王朝用而丁丑則三張  
淮或云靳介菴通賄為之也嘉靖丙戌壬辰戊  
戌辛丑四科同名者張守約高節章煥陳善餘  
雖不能悉知鮮見官爵歷年相同者然位無崇  
卑任無久近惟能不媿於心不負其職斯為可  
貴耳若洪公者豈非千百中一二人哉嘗讀古

今同姓名錄疑其或不盡然由是觀之乃始  
之矣

### 康王王唐四子補傳

初予欲為康王王唐四子作傳屢次致書其家  
索其誌狀不可得恐終不可得也遂據平素所  
見并刻行文集漫然為之乃後各家陸續寄至  
對山誌則馬谿田狀則張太微漢陂誌則其所  
自撰而狀唐荆川者乃洪芳洲狀王遵巖者乃  
其弟東臺也與予所作大同小異且有不及予

詳者獨荆川事多所未知以其歷官政蹟抹下  
人無由與聞耳今四傳俱本誌狀直書皆前傳  
中所未備者而唐傳則用洪狀獨多雖云補傳  
自唐之外所補亦無幾云康對山既舉會試對  
衆嘆曰鄉試讓吉時會試讓魯鐸若廷試復讓  
一人則真棄物矣已而果然衆始服其言忌者  
假以國老文為其所作就正於對山對山不知  
從而批抹少存者忌者呈之國老諸老咸惡之  
矣一日瑾令所親密者致意對山曰 主上敬

以汝為吏部侍郎對山答曰我服官纔五閱歲  
矣自來翰林未有五歲而陞部堂者請為我辭  
之事遂寢瑾因深嫌其不附已文選郎張綵之  
來京也對山謂之曰我輩方求去而不可得君  
又何來耶綵云我見械繫御史高胤先恐慘禍  
相及不得已再出耳無何綵為吏部侍郎對山  
曰不來懼禍既來受官曷若托病告歸耶吾畏  
驟而懇辭君獨不畏而冒受之將來不知死所  
矣及瑾坐反連綵下獄泣語同獄者曰悔不聽

康子之言先是綵與瑾情投氣合駸駸有進用  
之勢偶與衆士大夫會飲盛稱靈寶許太宰之  
才德對山亦在座中對衆再三祝曰只要常常  
如此逆料綵將為尚書必有排擠之意未久果  
與瑾同謀逐許矣謝木齋見知於 敬皇子丕  
為編脩有名焦芳同謝在內閣子黃中同丕居  
翰林名出其下兩姓名樹黨相 標榜焦歆引  
對山為助一日置酒厚請對山至則滿座皆郡  
媚人也因大言曰此為排謝招我耶座客皆媿

服而忌之者由此益衆矣居嘗言為官化民為  
民化俗歆化民俗先自族黨始故于族黨之長  
者敬之幼者育之窮困者周給之數弟兩甥顯  
達成名皆其教導之功每出奇論驚人道以無  
定為真學以適用為是文以達質為良在三代  
罔有不同至宋則執一以為道訓解以為學凡  
冗以為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談一身之  
行為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只觀乎此非  
振古人豪取數次援人於死地弗望報也而獲

生者反造謗焉因為差差辭及中山狼傳而後  
咎有所歸矣嘗病武功貿易之寂寥也乃於城  
東神廟報賽數日間樂工集者千人商賈集者  
千餘人四方賓客男女長幼來觀者數千人對  
山乃約里中壯士數百人戎裝臨之時有大盜  
欲行劫而不敢發來者無不既醉且飽其才略  
施諸細事類如此使獲大授其勲業詎可量哉  
異時商人集盤屋盜至衆莫能支遂大掠而去  
觀此人足知其能矣王漢陂之為檢討也受知

於晦菴劉公弘治戊午值 仁智殿災獲奉

勅封母妻俱得霑恩父以見任故不及也壬戌

廷試進士充掌卷官乙丑為同考試官甲子請

告歸省父母 賜寶鏹千緡會 孝宗敬皇帝

龍馭上升纂脩實錄部檄催取入館 聖駕謁

孔廟充陪祀官丁卯六年考滿次年充經筵講

官慶成宴得坐中左門己巳進呈實錄有白金

綵幣之賜兼宴於禮部進講經筵觸忤劉瑾意

前此衆翰林見瑾長揖不拜瑾方嚙之蘭州段

吳以欲橫飛直上恐群賢之先已也乘機投隙  
與其素相構結者吏部侍郎張綵焦內閣子黃  
中以群賢姓名達之瑾曰此皆三九思類也乃  
以纂脩功調十二人於各部名為擴充政體綵  
注漢陂文選將以凌之也未久三人交敗綵嘗  
謂漢陂曰敬夫之轉部屬知之乎吳與黃中為  
之也黃中亦謂漢陂曰綵與吳為之也吳獨無  
一言其後考功缺員外郎文選郎中廖廷臣言  
于劉冢宰曰王主政在翰林歷俸垂九年豈宜

久在諸後進之下須陞實授員外乃稱庚午文  
選郎中員缺四司員外實授者惟漢陂一人遂  
轉文選郎中李西涯蔭子監生兆繁赴考科舉漢陂  
以衆人遇之不肯阿意置之首選西涯深恨之  
及瑾誅謂其心腹給事中李貫曰瑾黨九思惡  
得無効遂誣以因鄉里而列要地降謫壽州同  
知嘗攝州事理詞訟備流賊監收軍儲倉糧頗  
為省費尋收武平衛兌軍糧前此官胥侵漁須  
三千石方滿其數其實千餘石足矣因之減其



多半百姓頽以少甦諸生從之遊者賀壽性敏而家寒為之納室兼有所濟盤屋主元凱新任兵科給事中會天變糾彈庶僚無故謂同列曰如九思復用則朝士空矣遂劾以假調官而汚選法時楊邃蒼為冢宰復本言其已經論列合無留用以圖後效西涯不從下報曰着致仕去嗚呼果有汚選法事瑾敗時其誰能見容彼元凱者何從而聞此言何故而為此事也辛巳今上皇帝即位詔京官降外任致仕者仍照舊

職致仕戊子追崇禮成詔京官五品以上年六十以上致仕者進一階壬寅同鄉人脩滂河石橋成生平雖負氣渺視權豪却不敢侮慢於宗族不忍欺凌於里黨遠邇交遊克全終始大小有司不言短長自蔣少濟御史外有霍渭厓王晉溪劉松石三尚書論薦或請量加職銜以優耆老皆不報王遵巖之在吏部也時則渭厓霍公為少宰原以議禮舊臣甚為主上所眷注進退人才論議錯出屬員多不當其意獨倚重遵

巖事事與之商確所謂權貴人者既於遵巖有宿憾凡部議不合輒疑為所間阻同列為霍公所不當者復忌其軋已悉力排之謫判常州江陰大姓以其署印繩之以法也造為飛語聞之上司上司諒其素行無可汙巖第言其更張大驟而已及陞南部閒散乃發宋儒之書盡讀之有味於歐曾之文以為世人談文皆卑宋人而尚班馬殊不知善學馬遷莫如歐陽脩善學班固莫如曾鞏者是歐曾之文蓋原本經傳史

之豪一變而粹者也以此自信凡有所作不出二子家法詩亦以盛唐為宗雜出於晉魏風雅旨趣玄妙音節冲融不專守唐人字句而模寫變化遠矣其在江西罷官也不但有使之者有故相方以權焰為縉紳輻輳凡吏於其鄉者皆曲意取容遵巖獨漠然不顧遂至不免耳仕途既已早廢而官跡所歷遷徙不常又不得專於其職故凡所欲為皆未及究其用然以其廻翔中外日久故克養深沉有悟於性命之精微顧

視其昔日所為皆查滓形迹今始融釋剝奪以復完其本真雖聞免官之報無幾微悔沮不平意惟以士君子操行存身自有真貴不在區區塵榮以為涼艷也又自念進雖不見容於朝退將有明於野乃取六籍以來上下數千載凡藝圃所列皆咀其英華詣其閭奧故其所作渾含古雅冲澹紆餘而光晶閃爍變怪百出尤長於叙述表記之體使讀者欣躍忘倦而其人其事宛在目前又操縱闔闢惟意所適視初尚歐

魯時又不同矣殆天之所畀以任起衰之寄非人力可幾也吏部時以不附權貴而有毗陵之請江西時又以不奉權貴而有叅知之罷在仕途大節始終皎如緇涅不可加薦者謂其文學裕於政事才略宜乎緩急有豪傑之氣而養已純有經濟之才而識尤遠談者皆以為知人而主者忌之終於擯棄不復錄耳居鄉能篤孝友之倫而倡詩書之教雖被群小搆誣畢竟不失為全人云荆川唐子之居使曹一以清苦自持

而以進賢退不肖為急同年及朝覲進表官至  
京者率有折帕禮曹吏受之不以為異唐子始  
却之有行取知縣其人本賢者也無力通關節  
又曾觸忤鄉貴假以行查錢糧故淹滯其期使  
不得與科道之選唐子奮然於眾中昌言其賢  
得授言職撫按保本其中有不才者復昌言其  
當黜已而有他本至果黜唐子之所謂賢乃當  
道之所不喜其所謂不才乃當道之所私厚於  
是堂僚多不便且畏其以清相形會改翰林遂

得為編脩意實外之非進之也校對訓錄將完  
不欲受陞賞又族子有會試者迴避作考官因  
上章告病是時羅峯張公當國常欲引而近之  
而唐子以遠嫌求去愈切竟擬以原職致仕公  
論咸為不平而唐子則以為固所當然今次抵  
家及再罷官僚也或居宜興或居陳渡庄僻遠  
市城一意沉酣六經誦讀諸子尤留意 國朝  
典故律例之書旁及天文地理兵戰射法一時  
技術文學之士踵至於其門即身與之印證教

習必盡其長乃已蓋其天性甚敏而濟以勤苦  
是以無堅不破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精於  
藝無所不究亦無所不能自經術正學詩文雜  
學之外尤長於算曆兩家自謂得之神悟已有  
算法諸論刻行矣曆則合唐一行郭守敬之說  
而參之西域曆亦自謂唐郭之後一人而已惜  
其未成書也會倭夷入寇江南大駭侍郎趙甬  
江以視師至得專薦士夙知唐子之才且同年  
進士也乃同今吏部尚書胡栢泉聞於朝起

唐子為南京兵部主事以其父有懷翁服未闋  
不就尋改職方員外郎堅卧如初周尚兩御史  
以書勸駕兼上疏奉旨促行親知皆勉其勿  
為已甚唐子亦自以罪謫之臣與山林處士進  
退得自由者夫不可同乃至浮梁謀之羅念菴  
勸勉如衆于是強意就道抵京未幾即陞協司  
郎中去國十八年至是始以武事復用差往薊  
州查勘邊務北虜歲為邊患而古北口潮河川  
去京師道徑虜往往從之入故薊州歲調邊兵

防禦朝議以訓練土兵其職也而乃調邊兵糜  
資糧餉非長策唐子遂跋涉山川校閱軍馬得  
其險易虛實歸上經略十餘事有北奉使集傳於  
世舟山者定海一島也倭賊盤據已久地方總  
兵等苟延歲月無有謀逐島外者特以重托唐  
子方留浙與胡總督計議軍情而太僕少卿之  
命下矣又以胡公薦陞通政司右通政首謂平  
賊上計當遏之於海外而海道不熟又不可得  
而遏之也乃從江陰泛海至劉家河渡又自嘉

興下海泛大洋至敏門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  
者驚吐成疾唐子獨坦然不覺勞苦海門乃要  
害之處原設有會哨官常春汛急時令其往來  
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  
退避內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  
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治  
宗明沙因出篋中絨紵賞諸將拜而約之且戒  
之曰有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  
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備俱登岸而北率諸

將急擊之犁沉賊船十餘隻得首級百餘顆衣  
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是時江  
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來援唐子乃留鏜往  
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賊雖敗于姚家蕩而衆  
有千餘團聚廟灣勢猖熾於是唐子發淮安  
駐馬邏距賊巢七十里已又移營新溝距賊巢  
十五里戰敗賊入巢中堅守不復出乃與都御  
史李克齋議以南北交攻濟以火器厚懸賞格  
令溱浦守備高寔都指揮柯本源中軍指揮倪

祿由西大路填溝入參將朱仁千總苗騰由南  
路入以千總沈儒騎兵潛師渡河幫貼仁騰轉  
戰又夜遣捷卒裹子母砲詣仁營使隔河擊其  
船更密令埋樁下流淺狹處斷絕賊船入海之  
路迤北通雲梯關以指揮邢鎮主之管火藥儒  
士周需齋將軍砲佛郎機等以俟之黎明諸軍  
如約束逼賊巢兩河火砲與鳥銃齊發聲震原  
野播毀船摧巢賊多中鉛彈死久之賊出衝陣  
遇銳箭回回又復衝頃刻十餘合魄喪氣奪無

復闢志將戰廟灣之日使人覘賊適自北路劫掠歸伏於林莽中待戰合繞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計預差銃手同青州民兵搜伏賊驚起奔巢衆兵邀截斬首亦多日過午戰益酣巢賊盡數突出青兵少却亂飛彈矢如雨唐子據鞍整衆而歸賊懼不敢躡得首級及燒擊船隻雖多但巢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松兵備以三沙賊勢來告軍門復以書請過江唐子以廟賊將入囊中恐失機會念一身而兼南北之任

諸將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木造成小舟將為逃避計唐子已測其情設伏幾擒之而兵怯賊再還巢諸將竟迴內港賊乃乘風兩夜遁去唐子自以三沙不守每用為愧然議者以其冒盛暑與賊相持者兩閱月始賊船之至崇明者二十餘隻非其殲截幾盡則大江南北受禍慘矣兵部論其功居多屢受銀幣之賜又條陳海防九事皆地方要務載在南奉使集中亦同北集傳世矣其鼓舞軍氣尤其自得語



讀者壯之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故吐血不  
已親友方以過家稍得從容治疾為幸而淮陽  
方大饑自謂若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  
緩則民之餓死者衆萬一賊或深入其勢必震  
驚陵寢即辭家抵任兵荒之久軍書文移旁  
午窮日整理不足每至夜分子弟交諫歎其少  
節勤勞則斥之曰吾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疏請剽鹽請邊兵請留漕米請討餘鹽銀分委  
賢教官下村鎮煮粥食饑者捐俸捐家貲助賑

矻矻不少休又以為地利形勝下親經焉非策  
也即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  
知為唐子雖有司亦有不及知者殊不之罪也  
疾發急歸揚州先與諸將訣曰本欲同心建功  
報上今不能矣願諸君勉之更無一語及家  
事但謂其妹婿上舍左升甫姪孫解元唐仁甫  
曰常念吾死有三或死陣前或死海中或死謫  
所不意能全軀死於此無所恨矣惟恨作人與  
學問俱未成章歎就山中了此功果今不可得

矣命取新席寘之地上整衣起坐而絕天氣方  
晴明隱隱如天鼓鳴者衆以為異胡公梅林劉  
公白川以死事 奏聞蒙給諭祭葬胡公復命  
所司立祠祀之唐子為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  
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  
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媿姍牢籠匿情行  
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蓋篤於自信勇於任道  
者矣家居冬夏惟一青布衣巾履有數年不易  
者往來村郭乘一小舟側足盤膝而坐見者不

